

岭南诗集注

〔清〕李文藻 著

• 栾绪夫 注

桂林集卷第一

嶺上韓祠



斯人其元氣。名蹟劇紛
州爭立廟。八代竟無文。

過嶺

長樂龍川際。高低百里
響不知處。鳥啼時一聲。

悼亡十四首

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刘宗德

封面设计: 冀学闻



ISBN7-5632-0851-8/A·27

定价:12.80元

岭南诗集注

[清]李文藻著 栾绪夫注

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

(辽)新登字11号

岭南诗集注

[清]李文藻著 栾绪夫注

责任编辑: 刘宗德 封面设计: 冀学闻

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潍坊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1.25 字数: 253千

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~1000 定价: 12.80元

ISBN 7-5632-0851-8/I·27

前言

李文藻是清代乾隆时人。通经史，擅诗文，好藏书，精于金石、方志、目录之学，为官复有政声，清代学者钱大昕称他为“天下才”。

一

李文藻(1730—1778)，字素伯，一字菑畹，号南涧，益都县(今青州市)人。其父早卒，与其弟文涛、文渊、文浚互为师友，研习诗文经史，累年不辍。因其兄弟四人皆能诗文，并有著作传世，人称“益都四李”，而“四李”中文藻最为杰出。

李文藻自幼天资俊朗，聪颖异常，年十三，随父游曹家亭子，仿苏轼《赤壁赋》作《曹家亭记》，已有思致，见者皆叹为“神童”。“十五岁为诗，二十一补县学生。好博览今古，不为世俗之学，所至必交其贤豪长者。”(钱大昕《潜研堂文集·李南涧墓志铭》)乾隆二十四年(1759)，李文藻“以第二人举乡荐，明年，会试中式；又明年，成进士，廷对策博瞻，为进士最，以补试例不与进呈之列，然读卷官交口叹赏无异词”(同上)。乾隆三十四年(1769)，开始了他的宦游生活，曾先后任广东省恩平县、新安县、潮阳县知县，最后，擢广西省桂林府同知。因常年奔波于深山丛林之中，“浸之以雾瘴，中之以毒气，煽之以焦日炎风，蒸之以道殣恶气”(《李文藻四种》卷四《南涧先生易簣记》)，不久，染疮痍而终。

二

李文藻居官以清白强干、体恤民情著称，翁方纲称他为“北方之朴学，岭南之循吏”（《南涧先生遗文二卷》）。岭南俗多窃牛，因牛毛色相似，即使抓获盗者，也多不认承。李文藻即让有牛的人家，在牛角上烙印私记，凡在集市卖牛者，牙伧把印烙印登记，并以印付买主，如告失牛，官府即遣役持印验之，从此没有人再能隐瞒。阳江民刘维邦因其母病请道士作法，向邻人借了十把刀，绑缚在梯子上驱祟，乡吏乘机勒索，因未遂而取刀送县，诬以不轨。李文藻奉命调查此事，以实告于上官，刘得释。不久，阳江令因别的事被弹劾，他误以为是文藻所致，派遣亲信潜至恩平，欲暗中调查，进行报复，结果一无所得。另外，那时潮阳百姓强悍好械斗，往往杀伤多人。文藻到任后，命悬钲于堂上，有将斗者，让地保击钲以告，立往拘治，严惩肇事者，于是械斗的恶习大有好转。李文藻为彻底转变社会风气，还十分注意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事业。潮阳县原有东山书院，因年久失修，满目蒿草。文藻出俸银修葺一新，并购买经史子集数十种，让学者阅读，他还经常“问俗斲竹径，讲书榕树阴”（《岭南诗集·恩平集·奉寄座主钱辛楣先生四首》）。学生中有不少是渔民猎户（见《恩平集·猎户献虎皮》），由此社会风气大有好转。当时的潮阳、海阳、揭阳，俗称“三阳”，其地物产丰富，在这里做官的人，多数致富。但“文藻去官日，囊橐萧然。还至番禺，命工摹光孝寺贯休画罗汉四轴以归，曰：‘此吾广南宦橐也。’”（钱大昕《李南涧墓志铭》）他一直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。由于他洁己爱人，严守官箴，得到群众的拥护。他在深入山村“劝农”时，“父老杖藜相问讯，儿童骑竹竞逢迎。”（《潮阳集》卷三《劝农》）到潮阳县

南塘村劝农时写的《劝农至南塘村》诗中说：“到兹剧欢喜，父老拜我前。”在调往广西，离开潮阳任，夜过南塘村时，村中父老灯笼火把相迎于道，“夹路数十人，缚草以代桦。麾之不肯去，父老跪相迓。”（《岭南诗集·桂林集》卷一《夜过南塘村父老出迎于路惭甚有作》）文藻被眼前的情景深深感动，他说：“何为以德报？俗醇事太借。感此过情举，颜汗车欲下。”（同上）

三

李文藻“性好聚书，每入肆见异书，辄典衣取债致之，又从友朋借抄，藏书数万卷，皆手自仇校，无晚近俚俗之本”（钱大昕《李南涧墓志铭》）。他在著名的《琉璃厂书肆记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他在北京买书、抄书的情况：“此次居京师五月余，无甚应酬，又性不喜观剧，茶园、酒馆足迹未尝至，惟日借书抄之，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。”“予好书几与书昌（周永年）同，不及书昌能读耳。朝食后即至厂，手翻至晡，或典衣买之。”从这里可知李文藻的确是嗜书如命。《海岱会集》十二卷，为明代青、莱八位林下闲居之士唱和之诗，“八人不以诗名，而其诗真朴闲雅。”（《四库全书目录》）文藻在《海岱会集跋》中说：“文藻十五六时，即闻有《海岱会集》一书，访遍旧家不可得。年来，耳闻书贾刘雪友有写本而不肯假观，为买一裘始许录副。时值深冬，寒甚，呵冻手抄，于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藏事。”（《李文藻四种》卷一）他的学生阎湘蕙在这篇文章后面识曰：“南涧先生于乾隆壬申（1752）抄成《海岱会集》四册。是时，年甫弱冠，又七年，己卯（1759）始登乡榜。在他人，雷此少年，非逐逐于纷华，即营营于举业，谁能以一裘重资抄此

不急之陈编乎？好古之笃，世岂复有此人哉！”（《李文藻四种》卷一）另外，凡先正诗文可传者，他必定“访其遗书刊行之”（《钱大昕《李南涧墓志铭》》）。德州诗人卢见曾，宗弼选《山左明诗抄》，文藻为其搜集登、莱、青诗人数十家。选好后，卢见曾获罪抄家，文藻闻讯后，急驰德州求于官库，刻于恩平任上（见《益都县图志》卷三十七）。他听说学者王昶家藏有惠栋《惠氏易汉学》诸书，即“挥汗借抄，不以为苦”（《山东通志·李文藻传》）。他曾节衣缩食，刊印《贷书园丛书》，后还拟陆续刊刻学术价值高而作者无力刊行的名著，如《贷书园丛书初集》（四十六卷，包括《九经古义》十六卷，《春秋左传补注》六卷，《谈龙录》二卷等十二种）、《贷书园丛书续集》等，但因早逝，愿望未能实现。然文藻歿后，《贷书园丛书初集》由他的好友周书昌遵照他的遗嘱代为刊刻。一九三零年，王献堂扩充山东图书馆，得其藏书颇多。王氏在《九经古义》跋中说：“去秋忝长图书馆，颇欲搜罗齐鲁文献，尤注意周、李二家藏书，一念所召，竟于去冬及今岁春初，陆续收得南涧书及批稿本数十种。”由此可知文藻有很多藏书散落于民间。

李文藻曾把生平所藏、所见、所闻的书籍编成《所藏书目》、《所见书目》和《所闻书目》，每部书都列其作者、版本及提要，可惜没有流传下来。李文藻为搜集、整理和保存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，沙嘉孙在《山左著名学者王献堂先生事略》中称赞说：“近三百年来，山东目录学大家，首推李南涧与周书昌。”

四

李文藻不仅有书癖，他的金石癖尤甚，他自称：“敢言著

隶追欧赵，不是藏书为子孙。典尽羊裘买胶墨，图将骥尾遣辰昏。”（《岭南诗集·桂林集》卷四《拓碑二首》）他甚至说：“登梯百仞眇两目，夙所癖嗜宁惮劬，病且死即埋山隅。”（《桂林集》卷四《阳朔看山作》）他对于金石书画的搜集研究达到了入迷的程度，其“所过学宫寺观、岩洞崖壁，必停驂周览”（钱大昕《李南涧墓志铭》），见有古碑刻石必拓之。《金石学录》记载了他这样一段趣闻：“尝乘舟出迎总督，小憩南海庙，命仆打碑，秉烛竟夜，比晓，问总督舟已过矣。”他在桂林府同知任上，足迹遍及桂林及其他地方的岩洞，“不数月而衣物典尽，纸墨梯架之费实不能继”（《南涧先生易簪记》）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染上了疮痍。

经过长期的艰苦劳动，文藻搜集了丰富的金石实物和拓本。他进一步利用这些资料与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等古籍相参证，辨其正误。如，他对朱彝尊所谓“刘𣷗所铸千宝塔和铁塔并立一屋中，一作记、一题名”之说有怀疑，便亲自到广州光孝寺拓龔澄枢造铁塔记及造千宝塔记，进行勘研，果然证明朱氏之说是不对的。经过几十年的积累，文藻撰写了《泰山金石考》十二卷、《益都金石考》四卷、《金石书录》四卷、《山东元碑录》一册、《云门碑目》一册、《尧陵考》四卷等大量金石学著作。另外，还留下了许多未成书的材料。文藻对金石文著录之多和考释之精，都超过了前人。清末，山东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、刘懿荣等，都对他推崇倍至。李文藻实开山东金石学之先河，晚清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金石学者，和他的影响有密切关系。

五

李文藻从未曾想以修志扬名，然而，他却成了清代方志

学纂辑派的开创者、著名的方志学家。他编纂的《历城县志》和《诸城县志》，凡起例、考证以及行文等，都达到了当时的高水平，在我国方志编纂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乾隆二十四年(1759)，文藻应诸城知县懋让的邀请，编纂了《诸城县志》，凡四十六卷、四十多万字，分图、总记、考、表、录、列传六类。《山东方志记要》称，“内容丰富，详略得体，行文流畅，记事简括，力循史笔，严于考据。”“总记”，通记古今政事要闻，田赋加免，灾异变故等，有重要的资料价值。“考”，占全志篇幅的四分之一，旁征博引，考证订误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如在“古迹考”中，对历来有争议的齐长城问题，越王勾践徙琅琊问题，都作了详尽的考证。特别是“列传”部分，大胆创新，为褒扬社会风尚，设“一行传”，使世人有一善行者，亦不予泯没。如记有“拾金数两，坐俟，遗金者至，还之，其人坚问姓名，卒不告”的事情。这在旧志中是很少见的。

乾隆三十八年(1773)，文藻又与周书昌合编了《历城县志》，共五十目，六十六万多字，是清代纂辑体的代表作，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。胡德琳序称，“虽不敢谓毫发无遗憾，而订误却十分之三，补缺者十分之五，益都进士李崱崝，邑孝廉周静函之功居多。”方志大家章学诚称赞说：“考核之精，皆非他志所能及者。”

李文藻生活在“康乾盛世”的后期。这时，正是我国方志纂修史上的鼎盛时期，方志理论的研究与争鸣空前活跃，方志学家逐渐形成两大流派：新派(撰著派)以章学诚为代表，而李文藻则为旧派(纂辑派)的开创者。他在系统地研究了晋、唐、宋、明以来旧志的基础上，博采众家之长，提出了自己的修志理论。他认为“志与史同也，亦异也。扬往迹以励后来，同也；史编天下之大，志录一邑之小。”在修志方法上，他主张“宜

纂旧文，不著一字，以示征信；引用资料，注明出处，以显示述而不作。”同时，提倡方志体例宜用图、记、考、表、录、传六体。

六

李文藻工于文，他湛思著书，是当时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古文家。钱大昕在《李南涧墓志铭》中称颂他说：“伟哉李生，文中之雄兮。四部七略，罗心胸兮。……恒干不可留，修名永无穷兮。”

李文藻的古文，主要是序、跋、论、传、铭、书、札、记游和随笔等体裁。宗唐宋八大家，兼及归有光，叙事、咏物、议论、抒情、考辨，各尽其妙。如《松亭记》、《杨姑桥东巨洋水造舟记》、《送冯渔山说文记》等篇，工整而不失于板滞，铺叙描绘而不失于雕琢，人物、场面、情景，都描摹得真切生动，《山东通志》称其“诸文皆精妙”。书跋，如《鲁孝王石刻跋》、《鲁相乙瑛置孔子庙百石卒史碑跋》等，皆词意渊雅，考辨精详，清末学者法伟堂称赞说：“考辨皆详备，乙瑛碑跋用笔尤有远致。”（《山东通志·金石》）其著作有《毛诗本义》、《南北史考略》、《青社拾闻》、《濮雅》、《国朝献征录》、《粤谚》、《齐谚》、《短竹录》、《南涧文集》、《师友记》等多种，建国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《李文藻四种》等。

七

李文藻还工于诗，他对诗歌的创作十分喜爱，曾多次表示不愿做官，而欲专门从事诗文创作和金石书画的研究。他的诗歌创作，在“捧檄瘴疠之乡”，踏上仕途，接触了广阔的社

会生活以后，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。《岭南诗集》（八卷）正是这时候的作品。钱大昕在《李南涧墓志铭》中说：“过岭后，治公事日不暇给，而诗益工，邮亭僧院信笔留题，虽舆隶皆知为才子也。”他的诗“皆自摭所见，不傍人门户，视近代模拟肤浅以为大家，蔑如也”（同上）。翻开《岭南诗集》，我们会感觉到一股清新之气，迎面扑来。句句皆诗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，表现着他的个性和气质。

《岭南诗集》里最有价值的诗篇，是那些揭露阶段矛盾，鞭挞官吏，反映并同情人民生活苦难的作品。如《清明寓目二首》：

米贵如珠自去年，春来用尽卖儿钱。
村村井灶空如扫，不到清明已禁烟。

新坟不闻哭声哀，节到清明鬼莫猜。
儿女纷纷船载去，凭谁为挂纸钱来！

两首诗描绘了当时广西省迁江（今广西迁江县）一带人民生活的惨状。“米贵如珠”，人们卖儿鬻女，村里已见不到炊烟，老弱者已冻饿而死，年轻人纷纷背井离乡，外出乞讨。清明节到了，新坟前没有哀哭之声——鬼魂啊，切莫怨恨你的儿女们……字字血泪，令人不忍卒读。

人民群众已处绝境，黑心的官吏为讨好上司，竟掩盖灾情，不惜用人民的生命来换取他们的升迁。如：

栖亩陈陈宿草干，营巢燕子得泥难。
邦人却仗为霖手，报雨文书尉上官。

——《桂林集》卷四《洛容道中二首》一

更有甚者，官吏们还要进一步敲骨吸髓，催租逼税，使得鸡犬都不得安宁。如：

二月开征十月完，追呼鸡犬也难安。

——《潮阳集》卷一《劝农十二首》十一

诗人看到这些悲惨的情景，深深地同情人民，痛恨官吏的残暴，使得他“胸怀终日恶”，他把如狼似虎的官吏比作“鲜衣处华屋”的“戾虫”和“貔貅”（《恩平集：猎户再献一虎皮，书二十韵示之》），同时，认真地反省和警惕自己。

在《恩平集》《哀张林》一诗中，诗人记述了一个被他收留充当隶卒的流放“罪人”张林溺水的事。有一天张林随他外出当差，因过河时“技痒自炫矜”，“得水生狎玩”，不幸“中流忽被溺”，而这时诗人的船已及彼岸，“回首援无及，吏人空叫唤”。诗人“赫然为心动”，继而回想他平日“缘崖或猿挂，炙日等牛汗。沾衣右肩创，披榛两足烂”，勤苦工作的情景。最后，无限感慨地说：“其生已可悯，其死剧可叹。”这里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一个流放“罪人”的同情心。

李文藻在岭南任职期间，祖国南疆的长江大河、高山深谷、名胜古迹、一草一木，都激动了他，在他笔下出现了一幅幅雄伟壮丽，清幽俊美的画面，表现了诗人对祖国河山的无限热爱的感情。如：

山上石欲坠，山下石欲飞。
舟行乱石中，浪花溅我衣。
人愿上滩速，我愿上滩迟。
所恐巉岩尽，两岸无清辉。

——《恩平集·昆仑滩》

诗人以极其精炼生动的语言，描绘了昆仑滩上，高山的峥嵘险怪，深壑的急流惊湍，抒发了诗人陶醉其中的深情。

还有许多诗篇，则以秀雅之笔，描绘了江南的郊野美景，宛然如画，读之如同身临其境。如：

昨日春风到海涯，妖红照水数枝斜。

暗香疏影年前尽，汝是天南第一花。

——《潮阳集》卷三《村行见桃花二首》一

于役殊不恶，人将春共来。

连山送苍翠，傍水忽楼台。

骤雨红棉落，微雨紫楝开。

诗成短蓬底，不为片云催。

——《恩平集·三水道中》

还有些诗，作者以通俗明快的语言，描绘了海疆人民的劳动生活和少数民族的风情习俗。如：

朴簌山坡万木奴，蚶田潮退尽膏腴。

儿童下海翁栽树，别有幽风七月图。

——《潮阳集》卷一《劝农十二首》三

春在东山山上头，鸟啼草绿夹鸣鸠。

女齐簪双彩燕，蛮童争买小泥牛。

高林雨霁花如绣，平野风和麦欲秋。

却忆家园冰雪里，遯床人未脱羊裘。

——《潮阳集》卷一《迎春》

前一首诗描绘了一片可喜的丰收景象和农家的生活情趣，后一首诗则描绘了海疆的春天，自然界的景物争奇斗艳，人们也竞相美化着自己的生活，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，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李文藻是个很重感情的人，其“居家之孝友，当官之廉干，与友之诚信”（钱大昕《李南涧墓志铭》），为他人所不及。他写了不少怀亲思旧、酬唱交往的诗篇。比如：

厅南一窠竹，移栽方十年。

兄弟共四人，婆娑竹影边。

丁亥而叔死，己丑而我仕。
携季来岭南，门户独付尔。
我贫有微禄，尔贫难具炊。
卖尽种麦田，尚余青竹枝。
季也三求去，三留且三住。
对我强笑言，背我泣如雨。
尔书万里来，为竹报平安。
纵添一千个，只是尔独看。

——《潮阳集》卷二《寄平仲》

这首诗从十年前兄弟四人共种一棵竹子的事写起，字里行间充满着怀念和感伤。面对青葱挺拔的竹子，十年前兄弟们种竹时的音容笑貌还生动地活跃在“婆娑竹影边”，儿时的生活多么让人留恋啊！然而，二弟已英年早逝，活着的也各奔东西，生活艰难，情何以堪！但又互相强为安慰，如此更让人感到悲苦。另外，在《除夕》诗中，写了诗人在除夕之夜，倍感思念家中的亲人，因而，产生“惊心闻爆竹”，“灯花照不眠”的情景。在《寄弟》诗中，叙写了诗人因长时间不见家中信函，而“泪与猿声尽，愁如雨点多”的思念之苦，都饱含着深挚的骨肉之情。

诗人潮阳任满即将调任广西时，他的妻子周氏病死，给他留下几个未成年的孩子。诗人在回京“朝参”的途中写下了十四首极为沉痛的悼亡诗。如。

内阁真教犬吠人，年年奔命走风尘。
才逢解印为闲客，却入空房剩一身。

——《桂林集》卷一《悼亡十四首》十

灯火青荧检故衣，嵩山处士术原非。
娇儿索母姑相给，一到天官便拟归。

——《悼亡十四首》八

朋友之间酬唱交往的诗篇较多，篇篇都表现了他以诚相待的真情。在《邓谦持索端砚久矣。偶得一佳者，万里持归。谦持已死，将琢铭以殉其葬，而葬未有期，砚仍在予行篋。仆辈误取供予用，牀触竟日，乃作是诗，俟瘞砚日并焚之》诗中，叙述了友好邓谦持曾向他索要端砚，及至寻得一方佳者，万里携归，但“到门惊见粘白纸”，邓氏已经病逝。诗人十分悲伤，决定“我今为铭琢其背，与君同向青山埋”，以寄托无限的哀思。

李文藻是一个饱读经史的学士，谙熟历史，因此，他写了不少咏古、咏史诗。诗人把眼前的实景，当时的史事和个人的感慨熔铸在一起，写得雄浑典重，悲慨苍凉。这方面题材的诗歌大致可分为两类：第一，借歌咏历史人物表现对所歌咏人物的敬佩感情，寄寓着诗人的理想和追求，也隐含着诗人才不得用的郁闷。如《岭上韩祠》诗中所歌咏的“诸州争立庙，八代竟无文。几时潮阳守，东南尽属君”的韩愈；《彭泽县七用前韵》诗中所歌咏的“暂时彭泽县，终古陶渊明”的陶渊明；《三闾大夫庙四首》诗中所歌咏的“问天天不答，抱石遂投渊”的屈原；《贾谊故宅》诗中所歌咏的“贾谊承生为扫除，当时壹都楚中居”的贾谊等等。第二，让统治者从中总结经验教训，引以为诫的诗篇。如《南汉宫词六首》，诗人以饱蘸激情之笔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南汉国君刘𦶽“穿渠筑馆满南天，珠翠轩窗玳瑁船。美女波斯共游戏，已将朝政付琼仙”的昏庸荒淫，并描写了他由此而引起的“羊头二四应童谣”的可悲下场。

李文藻的《岭南诗集》，题材广阔，内容丰富，思想深刻，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思想感情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岭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它继承了《诗经》、《汉乐府》以来的现实主义光辉传统。如《清明寓目二首》、《洛容道中二首》、《清明雨中过迁江》、《拨船》、《市汊雨泊》等诗篇，都充分体现了这一

创作特色。

另外，李文藻的诗歌，叙事功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开拓发展，突破了我国古典诗歌创作历来以言志、缘情为主的传统。他抨击时政，反映民瘼，记述山川景物、历史古迹、酬唱交往等等，有不少数十韵的长篇叙事诗。可以说，叙事性是李文藻诗歌的突出特色。

在表现艺术方面，李文藻的诗歌，博取众长，力求变化，风格形式多样。就体裁而言，古风、乐府、近体、竹枝词等，可谓众体皆备。语言方面，他反对涂饰，力求质朴，用通俗朴素的语言，把诗歌写得清晰流畅，含蕴深刻，“读之似近而远，似质而雅，似浅而深，中有所得，而不徇乎流俗之嗜好。”（《岭南诗集序》）李文藻是一个有丰富创作实践，有较大艺术成就的优秀现实主义诗人。他的诗歌创作为流派缤纷，风格多样的清代诗坛增添了光彩，是一份值得认真研究的珍贵文学遗产。

八

下面说一说这个注本的有关问题。

现在所能见到的李文藻的《岭南诗集》仅有这个清代的刊刻本。一九八四年冬天，山东省教委科研处和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确定对这个诗集进行标点，当时，由我和赵鸿儒、刘恩群两同志承担并完了这个任务。这时齐鲁出版社的赵丙南总编答应给予出版，但我省一九九零年古籍整理的规划中，又确定对李文藻的诗文进行全面整理并要求加注释。《岭南诗集》的注释工作就交给了我和赵鸿儒同志，但赵鸿儒同志在写出《潮阳集》（三卷）的初稿后，因为工作的需要而退出，任